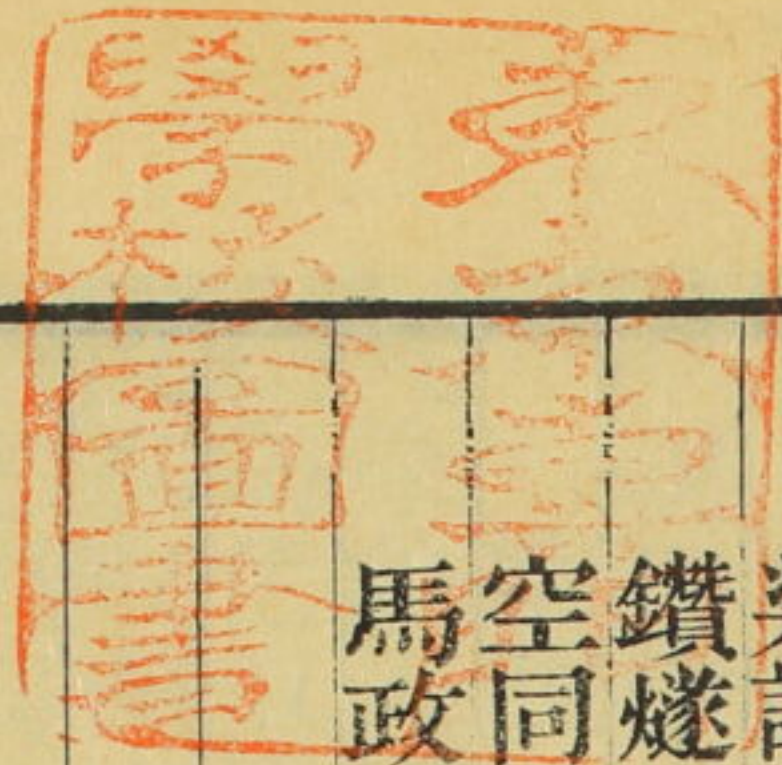


明文在

和
375
5



利
298
介



明文在卷三十七目錄

說

染說
鑽燧說
空同子警說
馬政說

蘇伯衡
宋濂
蘇伯衡
林貞勝

所錢文
有物那

明文在卷三十七

常熟 薛熙纂
同里 嚴虞惇訂

說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
以為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菟取藁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林取
澆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
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
此有布帛焉眾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
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
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
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
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

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柚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臻其妙者春秋則左邱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楊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

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邱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立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予每過宋公退卽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此勉焉予自早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聞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予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子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鑽燧說

宋濂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櫛二尺中析之一刻
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副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
三寸冒之下端真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
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櫛相軋摩空木成塵煙輒起塵自隙流
毛上候其煙蒨勃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歎曰火
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
學哉

空同子警說

蘇伯衡

尉遲楚好爲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
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
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
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
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一二言而
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

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
何也曰統攝也如置陣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
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而葩曰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
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
分脈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
氣象沈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
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
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
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
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俊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
復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
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
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
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

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之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間焉無難能者矣

馬政說

林貞勝

成周之世藉國馬以行軍資公馬以稱賦牧馬之制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而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亦未

嘗不自畜馬所謂以官民通也繼周以來其法幾變牧於民而用於官者漢也牧於官而給於民者唐也至於有宋前則牧之於官後則牧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而得失利病皆有可言者夫養之官者典守愈而侵牟起則病於國牧之民者亾失多而賠償困則病於民市之戎狄者馬未必良而國費亦廣雖猶愈於牧之民要終不若養之官也我朝兼用其制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卽漢人內郡之令也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卽唐人監牧之設也而陝西四川又設立茶馬司卽宋人市之於戎狄也其制可謂悉矣然法久則弊滋而病亦有不免者且馬之生也有報駒之令馬之損也有責償之條日有生日有斃而地之所出不勝其所償也報齋者啟科派之隙印表者開需索之門而軍需之困不至於流徙不止茲欲減銀以寬之則軍餉何可缺欲增地以充之則課額何可更莫若倣國初之制而酌時宜以行之屬公平通變之人修丈勘均齊之法某地督亢某地礮礮然後簡牧軍而以

明文在卷三十七
馬給之每地三頃令牧馬一匹而又量地肥瘠為均通之計其養馬有專役諸以他故差者悉已之以餘地徵者量減之載之戶籍略如民屯故事兩限完徵以給軍餉斯牧不稱疲馬不稱乏矣不然雖日一點印日一比徵而僱倩逃賣之姦終不可革馬政其能有興乎嘗考洪永間所定草場自東勝至古北口幾萬里地多饒水草便耕牧而汾涇寧州與汧渭之境又多閒田不耕則擇地以立監牧設法以營溝涂簡牧蓄之軍以兼屯糧之事取橐總之賦以供芻牧之需庶馬匹不必市於官而軍之所牧者自足以給料價不必費於國而屯之所刈者自足以供且溝涂畫而疆域益嚴糧草充而守禦益固始因馬以興屯終因屯以阜馬內以重邊關之勢外以張制敵之威而中原之民亦無復宋保馬之害矣

明文在卷三十七

明文在卷三十八目錄

書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 濂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明文在卷三十八

常熟 薛熙纂
同里 張溯顏訂

書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 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
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
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
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
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
論矣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
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詞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
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
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

者也自是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微子建
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
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
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飴不綴醢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
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
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
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有甚焉沈休
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編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
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
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立暉方之元嘉則
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
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
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躡駕江薛固無
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

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
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
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
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有李太白
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
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
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夫
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歷
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
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
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
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
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艷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
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尙奇孟東野陰祖沈謝

而流於蹇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厯尙有所不逮況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其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

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尙烏得謂之師哉何者詩乃吟詠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闕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

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哉廉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惟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絕罕人事乃得留意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爲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暴白而明論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略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爲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爲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

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主誰知宗子待之者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子奪焉褒譏焉而公之示人其乃不爲僂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赦當世乎哉蓋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

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稱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是在是罪我者將是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邱之會盟皆再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蓋史策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

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邱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

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
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
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
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
夫首止之爲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爲惡矣故曰因
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
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
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爲
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
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韙之則所謂微隱者猶
是矣然則易之彖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
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爲
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
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

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謂其言理
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
有近遠則史有詳略史有詳略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
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
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
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
何休曰所見之世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恩王父
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恩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
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
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略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
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
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
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
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授則宜其求之益

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煉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瘅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條貫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子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為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刺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寬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勤懇不敢不復

而辭不可殫也輒言其大都如此嗚呼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尙克示之幸甚幸甚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襄事而還天遂良覲解后於候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溼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疴旋聞文旆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歆艷艷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靈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

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邇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為善敘事薦之當路夫為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為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為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璿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華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為創藁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

封匭奏下至錢穀兵甲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繆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曠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疎略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歷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

明文在卷三十八
九
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
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
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
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授官或還山既
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為神
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
行步不全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
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明文在卷三十八

明文在卷三十九目錄
書

與蘇先生書
答鄭仲辯書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明文在卷三十九

常熟薛熙纂
嘉定張雲章訂

書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為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歿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為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

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而誦於縉紳當時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謗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於朝沒不得返葬於里

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撰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尙無怨尤

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亾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曉曉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觀者亦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爾故卒一言之

答鄭仲辯書

方孝孺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竊疑之以爲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內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秩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眾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爲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耶苟以佛氏之倫理爲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爲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爲可喜則彼之說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爲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

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爲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其所謂道者耶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抑亦姑以爲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眾之喜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亦何所利而爲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眾未有得福者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氏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天耶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閱其欲邀福而反致禍亦可

爲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者之徒之爲哉蓋世之儒者當年壯氣銳之時馳騫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頓於憂患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爲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爲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爲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者也足於梁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廈屋者無慕乎苦闔使有得於聖人之奧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夕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者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此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

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爲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輒與之辨非好辨也閔夫人之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爲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未必傍徨奔走而思救之也聞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蓋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有以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絕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爲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

謂尙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爲報之道也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士至說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恆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耶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臆時時迫感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耶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

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駸駸焉欲挾發奇祕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太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為斯文喜然竊為足下悼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以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為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明文在卷三十九

明文在卷四十目錄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明文在卷四十

常熟 薛熙纂
太倉 陳邀訂

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茅坤

林臥既久遂成癡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
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
幾荏苒離愁倏若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
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
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何如哉頃者候
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
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
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噴僕
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

若獨流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應而使
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
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斤不復以其中朝之士
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峻故人不爲援以子思
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爲脂韋滑澤遂疎而置之理固然耳
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
其所敘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歔歔而流涕者退之
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
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粵也退之
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
然而子厚以彼之才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者鳧喙蒲
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
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
子厚寧飲瘴於鈇鉞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

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
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
之所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
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
議然耳後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
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
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他所引擢天
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嗔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
抑亦憐其文章不遽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
爛然其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
能而移其所引擢他人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
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
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
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

於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爲之異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明文在卷四十

明文在卷四十一目錄

答李中溪御史書	唐順之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唐順之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張居正
與曾長石編修書	唐時升
寄姚孟長太史	婁堅

明文在卷四十一

常熟薛熙纂
同里馮行賢訂

書

答李中溪御史書

唐順之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詢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
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
維以為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
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
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
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
固皆繫於撫按之舉劾矣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
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
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

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
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
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寥短簡
纔三兩人而已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
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
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
下天下可以臥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而賢
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
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
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與又無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
與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厚而薄引怨也與如此
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
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劾藩臬方
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崛強不善曲媚者也不

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
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
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媚最强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以酬
私恩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崛強與爲人快憤
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媚與其親且故者也然則人
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
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
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固不知
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
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
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
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
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小官
果不賢矣或矯而不劾者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

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沾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効者亦私也故僕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効則効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効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効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効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唐順之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益疎闊此昔人所謂嬾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敢墮失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愧知愧茲啟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爲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疾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

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爲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眾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覲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僕輩與之素交遊者能知喬而士大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爲僭以僕素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爲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爲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爲心而喬之爲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爲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及喬則始慙然異之旣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於郡守耶抑僕止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祇見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間之者耶不然則

以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反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匿情爲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爲善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前所見過信故人耶雖然喬惻惻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蹇奉職則其爲郡守不肯闕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競以覬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明公之斥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爲其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才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日事之細者

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獲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皋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民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

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
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
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
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
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
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尙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智者千
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
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
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爲忠乎天下知執事
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
者伏惟少垂察焉

與宣仲濟書

歸有光

某頓首仲濟足下自足下之寓我崑山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温然
君子既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歎以爲此卽向所見宣生之姊也

及觀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凜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託
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茲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
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
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於此向與浩卿語及旌
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寧復知紀綱風化爲何
物此亦非一日矣然龍逢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明
當奉晤不一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張居正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
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弊爲國家建經久
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卽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
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
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賸民膏以媚權門而繼
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

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
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爲
私割上肥己卽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
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
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
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姦所以砥姑息之政
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
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
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
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亾
爲亂凡此皆姦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
之士也夫民之亾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
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
所施者姦人也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

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安其田里誠如是民且將
尸而祝之何以逃亾爲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亾之故曾
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爲此言者皆姦人鼓說
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爲國家忠慮
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卽爲人牽制矣今主上幼冲僕
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
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
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江海條件俱當事理疏至卽屬所司覆行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張居正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浼慰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
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
經理而人心玩愒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
終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中積歲恃
頑強梗咸頰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

理於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
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眾莫之敢擾者恃有朝
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恃其富勢而放利以斂怨則人亦
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
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
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
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
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
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薙髮則腹痛不擗瘞則寢疾而
慈母之於愛子必薙且擗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
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尸而祝之而又何謗議爲哉況今明
主在上是非審覈卽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
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膚功

與曾長石編修書

唐時升

去歲躡躡京塵特承盼睐深相得於形骸之外閭里布衣之交不
過也久客思家匆匆作歸計出國門之日獨戀戀高義念會合之
無期益不勝太息耳此歲中尙未便得差幸勤事典籍考索古今
文獻所載經世大略以養任重道遠之望新詩紆迴處如羊腸鳥
道中登陟崎嶇而臨眺躑躅尙有遠思雄壯處如昆陽城之戰風
雲變色虎豹悚慄皆佳作也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故三百篇多
出於野夫遊女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
曰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一緯一玄
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衡竦密輕重各有其度不
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嗟歎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
又知其言之不得不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
規規於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爲作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
則存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迴颿之過賞音者
知之勞薪之炊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

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
為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
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寄姚孟長太史

婁堅

憶昨相過覽所貽書還為相識數稱之以為丈夫處世若畏首畏
尾苟以自完猥云明哲保身者亦足羞矣已聞膺庶常之選則又
喜曰斯人也他日當以經術經世務且以文章回雅道決不苟為
諧俗而已久欲奉書一罄鄙懷未遑也竊以為兄之志於斯道亦
已久矣猶恐向縻應舉未免博涉為優今拘館程仍以華腴相尚
則力追前代之深醇一掃今人之儂薄不在此時乎第當出其緒
餘以趨時適變而已僕童子時讀蘇長公上梅直講書未之識也
及壯因歐公須讓此人之語始尋繹得之其後讀韓歐曾王之文
一一窺其高處進而求之賈董鼂劉又知遺詞布格雖各隨其時
而其為卓然偉然一也如歐少時步趨唐末五代今見於外集者

何其麗以靡也既登第乃一意為古文詞而當時之文遂為一變
如本朝諸公其始為南宋理學所縛雖有博瞻終不能高其後厭
理學者趨六朝頗工於詞喜恢奇者稱秦漢更流為詭吾吳之文
王文恪陸貞山蓋爾雅之宗也至歸太僕始棄時人之詭舛絕不
以時代為高下謂唐宋高文不減西漢非真知古文者其持論必
不能若是之邁俗也譬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逸苟為不然誠
未見其能古也此非吾孟長而誰望哉今在館中知未免為應俗
文字俟三年之後力追大雅未晚耳

明文在卷四十一

明文在卷四十二目錄

志樂序
 易經傳訓測序
 春秋私考序
 通鑑綱目附釋序
 右編序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楊繼盛
 湛若水
 唐順之
 宋濂
 葉向高
 劉崧

明文在卷四十二

常熟薛熙纂
永年陳章訂

序

志樂序

楊繼盛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乃置之不講則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矣蓋律呂與天地相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苑洛先生自未第時已抱古樂散亾之憂聞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既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

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闕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安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而拈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

其得於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易經傳訓測序

湛若水

夫易聖人所以順陰陽之道明變化之理而立天地人之極者也其爲文也蓋取諸日月日月者陰陽變易之大端也變易卽道也其爲書也立象以明理理得而象止矣故夫易之象廣矣博矣奚啻爲日月爲天地爲乾坤爲剛柔爲君臣爲男女爲父母其在物

也爲牝牡爲動植其於幽也爲鬼神而易之道行乎其間矣然則易其果可見矣乎曰非也在天爲天之易在地爲地之易在人爲人之易在身爲身之易在心爲心之易謂天地人物身心爲易不可也易之道未易見也易其果不可見矣乎曰非也在伏羲爲伏羲之易在文王周公爲文王周公之易在孔子爲孔子之易外伏羲周文孔子之文而求以見易不可也易之道因象而見也夫可見者易之文不可見者易之道故易爲不可見者而立也非爲可見者而立也非爲可見者而立故易不在乎多其詞以明也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伏羲之易行數千年而後有文王周公未間待文王周公之象爻而後可行也義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孔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義文之上其說簡由孔子之下其說長其說簡所以待上士也其說長所以待下士也世之降也孔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後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義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

未之知也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奧也直數焉而已哉故曰假吾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故韋編三絕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地人物之易是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者也後之儒者乃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子頗竊見此意以末學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者數年乃江都葛生澗深知篤信請爲學者俛焉正之因取義文周公之易復爲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爲後人所分附者復合而爲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義文周公之經則曉然矣舊本多有錯簡如重出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逸於繫辭者今亦因與釐正復歸文言之後則庶乎在上下繫不雜爲全篇在文言辭氣爲相類又於十傳之篇次或爲後人所訛者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夫然後易爲全書也於孔子十傳則稍出愚見因言求象而各爲之測於三聖之經

則全本文第令葛生等采測義作旁釋而不爲之說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心或可得矣

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是非

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辨醒其隱然而在其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矚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潛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所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

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為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予為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予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刪除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予是以益自信予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蓋予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予尚得而見之

通鑑綱目附釋序

宋 濂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為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為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為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栢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矣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為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王幼學三家會粹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

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啻
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尚可略之乎司馬遷
史記注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迄今猶未已也況朱子
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瞭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為續經之作其又
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
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
事武德八年以後迄於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為尤
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耶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
正之耶孔君尙有以刊定之庶幾為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
林孔君來為修撰出以相示濂為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
特為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簸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
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
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為巨擘云

右編序

葉向高

荆川先生之為右編也其卷四十其世自周至元其目自治道至
六曹無所不該然方周之盛四友十亂之徒謨謀闕如所傳者多
在於晚周於元則取二三策而已惟漢唐宋之際詳焉吾讀其所
編次自治道而下卽次以君相次宮闈次儲嗣次公主外戚次宦
官佞幸姦邪朋黨而亂繼之蓋先生之用意深而寓指微非徒州
居部伍便於尋覽已也編成久未行吾友大司成南昌劉公少司
成吳興朱公相與節縮太學經費得若干緡授之梓劉公復補其
未備而朱公較焉問序於予序曰右編者右史記言也言之途多
而大較有三曰論事曰論人曰規諫論事之言控揣情形料量事
變失毫芒而差尋丈非明智卓識之士不能為也論人之言辯別
黑白指陳燉隱搜城社抉神叢非讜正嫉邪之士不能為也規諫
之言犯顏苦口撻鱗觸威往往自敵而下受之有所不堪非勁節
骨鯁之士不能為也上下二千年間公車之牘至不勝載然言
之而傳傳之而收於茲編者僅如是顧不難哉乃其言復有睽有

合有遇有不遇擊而程之論事之言十僅得四五論人之言十僅得三四諫爭之言十僅得一二何以故其說愈逆則其勢愈拂也夫忠諫之士代已不數人人又不數言言又不數用然則忠言嘉謀之售於世者乃千百中之僅見耳言之難聽言尤難亦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哉我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因諭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不治大哉王言治亂興衰之故盡於是矣惟是奏議一書卷帙浩繁尋究未易學士大夫鮮窺其全茲編網羅既廣澄汰復精徵事則得失具存辯人則忠佞如見至於上關主德下切臣忠甲乙雌黃尤深致意蓋微獨皂囊封事當奉爲準繩卽備黼座之箴規勒千秋之鑑戒無所不可說者以其體雖主於記言而其義實兼乎記事殆不虛也今堂廉日隔造膝稀聞所藉以效忠抒誠匡維補救惟章疏一事而奏牘滋煩扞格滋甚上下之間其難或有過於前代者明主可以忠言盡臣所宜畢慮劉朱二先生之惓惓而刻

茲編也得無意乎予故因命序而及之雖然吾有感於先生之自序也宇宙碁局也奏議譜也今旁觀者見有善著而苦於當局之易迷當局者見有成算而苦於旁觀之掣肘旁觀與當局相持而局之成敗不暇問矣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夫唐先生蓋精於譜者而用尙未究今二先生皆國手行究其用矣其能善用譜也能毋與旁觀者兩相苦也予不佞請以茲編爲息壤焉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劉崧

皇上收燕都更爲北平省之明年詔儒臣大修元史顧自世祖至元以迄文宗至順七十年之紀載亦云備矣獨元統以來三十餘年之行事迺未有成錄者加之兵興竄徙存焉者寡豈所以名一代之完史哉時監修國史太師宣國公李善長暨總裁官學士宋濂等具以上聞請命官采摭遺事以備紀錄上惻然憫之爰簡在廷清慎謹敏之士分道四出俾博采而遠致之重惟北平者故都之所在而山東又古鄒魯文學之區故尤加之意焉於是監學司

膳呂君仲善實鷹北行之選以洪武二年七月受命十二月迄事
周行數千里收圖書文刻數萬卷載車數十輛充然得之而南方
羣公載筆史館日駟顛然翹首北望呂君歸思亟得盡發其所錄
以大騁其特書之筆而君所得事實與文辭居多通類次而送官
者凡八十有一帙而此編者又呂君私錄之將以藏於家因輯之
爲目錄者也抑呂君方北時朝著墟矣守藏空矣簡牘亾矣舊臣
故老非死而徙蓋無有存者矣君爲之仿徨憂顧竭心思目力遡
風轍雪鉤深抉隱凡山亭農父之傳誦退卒閭閻之見聞上自朝
廷制誥詔旨勳碩諡議省臺章奏公府文移以至公卿大夫士之
述作山林名儒逸士之續紀陵碑塚碣之幽潛鄉評稗史之碎瑣
與夫士民節義之著天人災變之徵總總乎彬彬乎廣哉備矣信
一代之寶錄也夫良工成室非由於一木之材饗夫調饈不專於
一物之味凡海陸珍錯鹹辛甘苦之可薦者皆宗廟鼎俎之所資
也山澤生植鉅纖曲直之可効者皆明堂棟宇之所藉也傳不云

乎禮失而求諸野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則呂君之是錄也有
功於元史也大矣其可忽哉若曰君之所錄者目也非文也名也
非事實也是不然昔詩與書嘗亾矣而後世得以知而復之者亦
以其名篇之幸存聖人固因之而不削也唐世聚書百萬卷而作
錄者四庫書目而已迨宋季馬氏通考之作於諸書百氏之名目
舉無遺焉其不載完文者非略也學者爲能因其目以推其事又
將無有不得焉者此呂君命名之意也後之君子欲覽觀元氏未
年興替盛衰之端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歸而成一代之信史者將
不在斯文已乎

明文在卷四十二

序

大明日歷序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柱國表序

會試錄序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京闈小錄後序

湖廣武舉錄序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宋濂

鄭曉

王世貞

薛瑄

方孝孺

方孝孺

鄒守愚

焦竑

明文在卷四十三

常熟 薛熙纂
長洲 彭寧求訂

序

大明日歷序

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歷成粵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方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祕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

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埽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歷所書籌略之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

茲因日歷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采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讎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景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鄭曉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高皇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啟署翰

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人內閣也自解縉始也已而解出為交趾參議胡為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掌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邱以孤

卿入內閣餘皆修撰贊善通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為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為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於防姦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効職三楊參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平治昭后既崩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社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强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耶謀或曲從密旨儲宮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既出復留最專

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文毅
事關綱常扣闥力諫時值倭幸請劔行誅弘治初年大姦距脫海
內欣然宜興洛陽端靖寬綽長沙餘姚文雅諒直太陵晝接再三
虛懷霽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爲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
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
以緩死爲恩仕以驟進爲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
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字本衣冠之盜厠跡禁扉數年間
濁亂天下新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尙存巨川攸濟雖大禮
之議未協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今皇帝龍飛虎變獨秉
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暇皆能賁飾絲綸興制禮樂豈非曩
蒼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獻替乎茲表直文淵閣者凡若
千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記餘皆略次其行事以備覽考云爾

柱國表序

王世貞

柱國古勳官也戰國之世楚以處高勳有上柱國柱國以待相及

令尹之選而其後絕不聞索魏之初以太尉拓拔嵩位望尊重故
特置柱國大將軍崇寵之至爾朱榮亦因而遂進號爲天柱西京
之魏太師宇文泰而下八人皆用高勳拜柱國蓋所以表闕闕敘
門蔭也宇文周之世爲柱國者日益夥而亦漸輕故復設上柱國
冠之然品止正二而柱國爲從二煬帝之末復置光祿大夫左右
金紫光祿爲一二品階罷上柱國柱國不用唐初復置然遂爲三
四品勳而自是以上則止稱大夫大夫而上曰特進曰開府儀同
三司而階勳不甚別矣元始復以上柱國爲正一品勳加中書丞
相而他官之至一品者雖加至三公而不可得明興因之以授左
右丞相李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後更定官制
正一品曰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再加或贈曰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
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亾所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
臣國公獨李善長徐達得爲左柱國其鄭曹宋衛四公皆爲右柱

國左柱國貼以光祿右柱國僅曰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為護軍而止永樂初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茹忠誠瑞以下皆得為柱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甲為虛設而蹇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榮祿而已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即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毋可加因特加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功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師夏言以冊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上復以加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形言之僭恣上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不敢當萬歷中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為贈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為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無將之罪

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為重官而二品勳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時滿柱國亦不易得故備志之

會試錄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榦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蒞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必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涓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祇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而成錄臣竊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為何

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爲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疑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旣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應天府鄉試小錄序

方孝孺

聖天子受天命作四海九州主神武旣昭大敷文治閱前代習俗陋而事功卑也建學樹師更定制取俊茂之才而作新之復設

科目登進其賢能以備任使於是二十年間列於中外赫然有聲者以百計如稼於田而俟其有秋木於林而望其成室揆日收功果獲其用是豈特多士之敏於學所致哉實皇上用賢圖治之心格於天而天有以相之也天欲昌乎國家必默佑之而賜之以賢才眾賢集於朝羣才列於位而天下不蒙其福治功不顯於世者無有也洪武二十有六年當試之期京府實試太學及畿甸十四郡三州之士出幣徵四方縉紳以程藝文之高下至期治中劉庸請於朝俾監察御史王仲和孫仁蒞其事通判王子修贊其政於是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有職於試事者莫不虔恭以求稱取士之意迨拔其絕尤者得士八十八人旣揭其名以示觀者復將傳於四方垂於後世士之生於斯者可謂幸矣然某聞之朝廷取士以文而所望於士者不徒在乎文也士之升以科目而所以成其身者不可恃乎科目也蓋皆借此而進焉爾夫君子之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莫大乎仁義忠孝士秉仁義忠孝猶農夫之

於耒耜不可一朝去也達焉與俱窮焉與偕故立於朝以之事君則成豐功著大節以爲社稷鎮行乎藩屏處乎民上以之治民則使黎庶舉得所願以無貽國家之憂如是則庶幾不負聖天子之恩而可以稱爲學之士矣苟或貿貿焉而食營營焉而趨而以進士自居嗚呼其尚深思養士之初意也哉

京闈小錄後序

方孝孺

皇帝既卽位大詔紀今年元爲建文春三月上丁車駕幸太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跪盥獻咸用享廟社禮縉紳聚觀以爲崇文祇聖之典古所未有風行萬方小大喜悅皆思自奮以進庸於世秋八月天下當大比太學暨畿內士集於京府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較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日己巳而畢屏蕪黜陋選拔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於籍者二百十四人非難之也蓋以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太祖高皇帝創

業紹正統之三年卽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於茲今在朝廷之人大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自古聖王授子孫以天下不徒遺之以人民土宇府庫甲兵而必遺之以賢才俾其守之苟無君子則謂之空虛而不能爲國士之宜重也蓋如此今高皇帝垂憲於前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競勸得才視昔有加其爲萬世計可謂至矣將見仁人君子爲時並出輔成寬大之化養育黎民登於太和以傳祚於無窮詎不盛哉棫樸之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聖德固有之矣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盛時之士其可不以古人自望乎

湖廣武舉錄序

鄒守愚

嘉靖丙午冬十月湖廣行武舉試登名者二十餘人遵制也邇歲以來文熙武嬉疆境解嚴我皇上用言者疏宜豫儲將材揚德威乃詔天下三歲一行之一如文士淵裁述覽深惟張皇之戒以福

天下幸萬世厥休在茲然退用十月右文也是歲我柱史南山公
來按楚貞度昭紀風裁凝峻乃秋試輿論翕然以得人爲盛維茲
獨奮曰是役也經武同文勝殘止殺古之道也安可易也乃若聽
鼓鼙而思臨鉞鉞而威嗟乎晚矣予敢不夙夜祇慎以稱德意乃
議下諸司凡所規定視昔爲尤盛旣敬旣戒罔敢不式當是時大
中丞侑溪姜公保釐滋奠威信並用布文告飭戒備諸苗喙遁於
是瑰奇奮藝之士踴躍而邇遠咸集癸巳大試之超乘挽強星流
電掣釋無虛括視鮮及瞬柱史曰壯哉其驍銳之雄乎匪其巧用
於形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丙申又試之比耦射遠雍雍閑
雅厥應在心以發於的柱史曰良哉其審固之技乎匪其力用於
心不能此然而其去者蓋半乃己亥又鎖院試之料變推奇抒華
揚藻問靡能難動與式合柱史曰斌斌哉其韜鈴之器乎他日以
輕裘緩帶聞必斯人也夫然而其存焉者寡矣於是上其姓名於
夏官氏獻於大廷乃并錄其文以傳而屬某告之曰文以任治其

譬則春也武以任誅其譬則秋也二氣順布泰和用臻是故仰觀
於天七星曜其象俯察諸地五材顯其用厥所由來遠矣否臧戒
於易壯猷歌於雅蓋自帝王迭興文武並用莫之有易也我太祖
命代應運乃左鉞右旄戡暴翦亂日浴月域罔不臣服天下威勝
矣然布德湛恩休息而涵育之與天地並故其黼黻金石之盛炳
耀方內逮我皇上天縱上聖乃重熙累洽制禮和樂覆煦萬姓聲
暨惠漸至於今日天下文勝矣而赫聲濯靈神武而不殺雖古帝
王何加焉然猶兢兢焉以內窻外憂爲懼顯謨承烈斯萬世之隆
也某竊聞之其在當時受脈仗鉞之臣虎怒而鷹揚若徐公達常
公遇春而下豐功茂績載於旂常鐘鼎河山帶礪之盟至今爲雄
我皇上宵旰寤寐乃茲搜羅雋才奇氣遠略之士以顯擢於用爾
諸士茂膺簡拔乘光而起非熊之占實在今日其尙矢志委身奮
武樹勳卓卓乎以古之名將自勵建干城之業紓爪牙之愾惇卻
穀之訓垂吉甫之憲視曩昔時旂常鐘鼎所載焉以滋耀其休光

而勒其令聞不其偉歟詩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土於以四方易曰師貞丈人吉爾諸士其懋之哉毋曰使避螳式蛙而已也願以是規焉

祝給諫留垣疏草序

焦竑

古之進說於君也莫盛於西漢鼂錯賈誼恢偉博達覈於事而辯於言卓乎不可及已元成以降杜欽谷永摩切其君甚切至而陰為權臣所指授此徒以言為市者耳鼂氏論建多為石畫而不無峭急刻深之意長沙凌厲揮斥極其剛心猛氣之所至以伸其辯其害於古獻納之理亦不為少晚而讀劉向諸疏宛而篤溫而理惻怛而有餘忠輒歎曰言蓋至此乎以彼指事深切若凜然危亾之立至宜以召怪而獲譴然其君甚感而嗟歎之非獨不怒而已史稱向言痛切發於至誠雖其不默而亦足以容無足怪者以觀於予友祝君無功何其有似於向也君由令高第給事南垣垂八年以一人攝六科事者且六年當是時火災屢見倭訐於東播起

於西諸司多闕不補中常侍銜命四出人心嗷嗷南省言責獨屬君一人君疏先後不啻數十萬言自今讀之其引事當否較若畫一也如鼂氏其指陳禮義當於國體也如長沙至於務積至誠披情慤以徐解於上紆餘委至有悚然而髮立或惋然而心痛惻惻款款溢於毫素間者此則劉向之言非錯與誼之言也以君奏報章疏仰稟於威嚴而下牽於文法於見有所格而不敢盡而用司存復逆之格以明臧否是非之情於詞亦有所束而不得騁且也隨機善誘合於古之所謂諷者最進言之妙用而或為好訐者之所不察然而君之心則固非以言為市者矣夫君與向皆為黃門給事中其官同向屬在內而憂及外君職在外而憂及內其忠同向言不得用鬱抑侘傺至托之九歎以見志蓋有不得已焉耳主上善用羣言鼓舞不測有始格而卒行之者有尼於此而復得於彼者君言業用什伍安知一日不霈然盡舉而行之此固君之遭而非向所敢望也君書上隨削其草門人汪廷訥時錄而存之至

是刻藏於家塾以俟論國故者考焉而屬予爲序

明文在卷四十三

九

明文在卷四十三

明文在卷四十四目錄

序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朱葵山文集序

宋濂

吳濰州文集序

宋濂

曾助教文集序

宋濂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傲庵彙序

桑悅

半山藏彙序

湯賓尹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明文在卷四十四目錄

一

明文在卷四十四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惠 周 惕 訂

序

象山文集序

王守仁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眾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氏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

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唱羣和勦說雷

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與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爲序余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朱葵山文集序

宋 濂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耳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

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耳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憲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吳濰州文集序

宋 濂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諷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濺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

隊黃麾後前萬物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掇拾語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與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與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閒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耳我知學班固耳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日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將出守濰州與濂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譁曰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輝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尙勗之毋徒泥于西之言而自沮也

會助教文集序

宋 濂

臨川曾先生且所爲文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
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
尤爲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
務小而淑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章者也所
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
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世其大本
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
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卽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
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
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朝
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
則有記表誌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性情接
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
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

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
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
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
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
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貢於鄉科
目旣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燁然起矣余取
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
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
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論文甚驩因其門人所請推原
文之至者而爲之序著源委之眞欲體用之兼舉也

郁離子序

徐一夔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
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
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

明文右卷四十四
四
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爲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閫方務治兵碎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爲十卷分爲十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卷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已慎微修紀遠利尙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概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辯博奇瑰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而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粹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

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昇之維新之朝乎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篆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夔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顧一夔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

明文右卷四十四
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詩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
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
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
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
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
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導之與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
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
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於人而不能
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
於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
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
載之上矣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
也必遠矣

蘇太史文集序

方孝孺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
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
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
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
物無所得者薛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
至於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
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
舉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
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
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
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二子且不自知況可
得而効之乎効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
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
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某少好蘇子之文而恨

不得其意以爲苟得其意則文可勉而學年二十餘矣游金華見太史蘇公之文知公爲蘇子諸孫歎曰得蘇子之意者其在是矣後三年公盡以其文見示益歎以驚然後知公果得蘇子之意也頓挫闔闢而不至於肆馳驟反復而不至於繁崇之於天深之於淵無不探也奧之於道德著之於政教無不究也而未嘗用其智巧以爲之也智巧之於文不能無也而不可用也雖未嘗用也而亦未嘗無也斯其爲神乎今之爲文者竭智巧以學之而不得其意故其文非拘則腐非誕則野非有餘則不足求其工且不可致況於神乎公之文非今之文也得蘇子之意者也李白之詩莊周之書皆是理也而不可以言傳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知神之所爲則道自我出矣文奚可勝用耶

東里續集序

李時勉

少師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東里楊先生未仕時遊湖湘與楚府教授吳由翁爲莫逆交由翁爲前輩嘗爲予言先生博學而

有智端敏而寬厚識達事體不矜已傲物爲文章獨追古作者後來當必鳴世而其才德可大任子聞而識之其後往往得先生文讀之愈深企慕欲一相見不可得及忝進士被選入翰林而先生已居禁近參掌機務尋常少得見獨一見歡如平生其所以教愛之意甚厚出入翰林三十餘年見先生言語動靜與其所行事公平廣大寬和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有一毫私已圖至於臨大政決大疑眾皆爭論紛紜先生獨無言久之徐爲一言眾莫不懾服至有輿論不一須上聞者旣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盡言不計利害每辯論人賢否及解釋人過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讐爲重輕取舍至於獻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韓子云入以告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於先生見之先生以其餘力發爲文辭渾淪溫潤謹嚴而淨密如精金粹玉自足以見重於世夫文章之見重於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

而嘗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論議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先生之志固無異乎四君子者而仕宦四十餘年歷事四朝其功在國家德在生民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庶乎其無所愧焉其文章之足以垂世而傳遠者豈偶然之故哉先生病在牀以其續文彙授子曰其為我序之以付孺子藏於家予文未成而先生沒嗚呼先生其可死也耶國家柱石後進儀刑其感念之情慟悼之意豈獨予一人哉思其遊處思其笑語聲音容貌宛然在目其何能以序其文也耶然先生命不可違遂按淚序之如此先生字士奇東里其別號也

做庵彙序

桑悅

文者道之英古人體道於身而宣之於文非徒文也然所謂文者自動作威儀以至發之於功名事業皆是也曰詞章也者特文之一事耳是故見其人不見其文可也見其文不求其人不求其文如

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皆世不我用暮景迺成故遊孔子之門者不求孔子於六經遊孟子之門者不求孟子於七篇孔孟既歿六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不潛心其為人不為徒讀也耶舒城秦公崇化博學體文繇名進士歷任冬官員外郎出守大郡澤沛一方修名馳今擢江右大參予為屬吏每謁公分司之中觀公器宇凝靜規模宏遠其言舒而不詹其容凝而不翔其意昔然恆若締交神明者見之設施寬行規矩之中嚴出刑罰之外事集而民不擾郡邑大治予私歎曰公之文有如是哉既而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示予予取而讀之語皆中心流出略無槎枳窘迫之態霍光出入禁闈步履如一公文之持重似之林逋照影西湖吟弄梅月公文之簡淡似之向子平早畢婚嫁遍遊五嶽名公文之脫灑似之故讀公之文可以知公之所存子事公最久所以得公之文者固不在於多言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有後生於子者儀刑於公思一見而不可得其可不於茲

明文在卷四十四
文而求公平公平生以禮自律號曰傲庵卽以庵名名稟詩文凡若干篇予嘗辱愛於公序公之文以傳因述公爲人之大略使天下後世之人有求公者知公之全文不特在於言語也

半山藏稟序

湯賓尹

貴富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力爭之旦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沈頓歲年剝刻筋力精已耗矣遑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饒姿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美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貴富所自有矣宮廬服輿飲食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歟旣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留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才美詞華

剝剝古今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子瞻云楊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楊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出之卽子瞻亦當引心乃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爲人所窺請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郡大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衙齋予得以觀焉所爲詩若文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無虛華蕩肆之態似今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投橐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爲之工乃不能不爲之工而弇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秘乃有文言深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爲貴人世其學登第四十年居官僅八載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爲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爾眾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予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於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王文忠陶姑孰輩不獨帷幄議論佐聖神文武佑啓後人之謨烈而文章亦遂為當代之冠至於蘇平仲高季迪解大紳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有節義後先二祖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崇實學不惑於流俗苟且之見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風遺韻典型未遠洪永而後文章浸衰矣楊文貞王文成雖卓然自成一家而兩公以相業事功不專名文章風矩所激後進無由覩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為腐勦至於今而未已天祐斯文篤生豪傑南城圭峯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時矯俗自立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

為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為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為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易曰碩果不食其公之謂歟公沒且百年為北地之徒者日歸於腐敗而公之文愈著天下言文之士由當代而溯韓柳氏者必以公為小宗然後知後世之公論作者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公所為文在翰林應酬之作為多較之宋文憲方希古蘇平仲輩雖篇幅謹嚴稍遜前人之寬博至其冥思入微命詞遣意境界一新其師摹得力自柳子愚谿諸記而來即起方宋於九原未敢多讓加以力持風節嘗救言官諍外戚之獄為吏部侍郎因羣盜竊發疏請早建儲貳以繫屬人心家居卻寧庶人餽遺蓋方正學之風節大庖西封事之遺槩庶幾似之子既序選公集列之有明大家而復因其玄孫栗之請序其全公集刻盱郡刻南國子監此本較二刻稍備近武進尙書淇澳孫公復有選本然吾不樂其與北地並推也

明文在卷四十四

明文在卷四十五目錄

序

吳湯日詩序

青霞先生詩集序

朱碧潭詩序

碧梧軒詩集序

踏花篇序

河村詩集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曹學佺

茅坤

王慎中

王慎中

艾南英

黎遂球

劉基

明文在卷四十五

常熟 薛熙纂
江都 顧圖河訂

序

吳湯日詩序

曹學佺

今人之詩皆傳注乎古詩者也古人之詩含以蓄而常得言外之趣今人之詩務欲言其胸中之所欲言而惟恐其有所不盡故古詩之所不能盡者而今人務必於盡之也則謂其傳注乎古詩也亦宜然而傳注亦自有法如爾雅之注六經也不必泥乎經文而六經之義自該也郭象之注莊子也不必泥於莊子而莊子之意自見也其他為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酈道元之注水經皆別援引乎故實而詮以己意之所指歸於是乎注與本文並行而不悖夫今之詩而能與古詩並行而不悖雖有質文繁簡之不同而要亦時世使然詩之不能違世也猶夫注之不能違經

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其正也將欲合之必故離之者其反也而未嘗不歸於正也是必我之才情識見已造於古人之域而後能周旋曲折以合於變也噫變豈易言哉李于鱗之樂府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今觀其樂府點竄古人一二字而已未見其所擬議謂何而變化之狀何居也于鱗又曰能不爲獻吉者乃能爲獻吉者其意於獻吉不爲也非不能也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後至者巧矣謝朝華之已披振夕秀於未啟則晚出者鮮矣是故詩愈歷年代而愈不能盡也人心無窮而詩之道益無窮也子友吳君湯日具有詩才而其體周備能極其意之所出而不拘拘乎古法若曰我今人也豈爲古人詩者哉愚嘗謂作詩如製器苟欲合時必須近古又學詩甚苦如負重登山既登絕頂其苦自息俯視一世皆爲微渺矣湯日以不可一世之資而調適於斯世之術予又惡知其所量哉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覩天地之圓方噫此卽擬議以成其變化之謂也吾於湯日有深望焉

青霞先生詩集序

茅坤

青霞沈君由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構其罪賴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攜妻子出家塞上會北敵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敵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敵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骸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旣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咽歛歛而以其所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懷卽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搆而君之禍作矣君旣沒而一時閩寄所相與讒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君於是哀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君者非古之

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什並列之為風疏之為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沒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朱碧潭詩序

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汝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

棲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為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懽適以詩為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謂之曰何物可憎徒浣牆戶曾不可食其為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乃知其為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袖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座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拄坐守其下突煙晝濕旋拾儲葉煨火燒筍煑茗以飲守阜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眾訕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為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復用為謗

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為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焉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為贄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予一言以為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志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為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為足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碧梧軒詩集序

王慎中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焉材足以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煙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

寫而為詩皆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冲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揉磨鑠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為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一有焉終不以為不可復為輟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為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槁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為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為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君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

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為綺豔無腴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沈寂莫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煙雲水石蟲魚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大有所不釋於富貴之養憤懣鬱積決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為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為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踏花篇序

艾南英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

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塵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且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突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塢其人烏言面不通商賈不知鹽醢者何限誠得是也而種植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為戚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逃焉也夫是山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矣予獨怪世之為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為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污後為斯遊者其慎之哉

河村詩集序

黎遂球

歲丁丑余下第南歸養疴不出蘄州孟元白以豫章曾亮臣書來手歷陽戴子敬夫詩一帙示余曰乞子讀而序之輒歸矣余謂元

白固詩人也不以其詩求序而特以敬夫詩來又重之以亮臣之書此必有可觀者於是卒業凡若干首大指皆磊落孤憤如病驥之曳萬石車轉羊腸徑獨鶴之飛徒怨望鳴高松寒露上又如黑潭巉壁閒時出銅盤聲知為龍吟也嗟乎誦其詩知其人以余如是知之千百後世亦必如是知之則敬夫之詩其傳也必矣敬夫生和州聞乙亥和陷賊時余家刺史孟擴右手自剄左手出其喉不卽死拭血書數行字解壁閒今誦敬夫詩凡所為流離顛沛國難家讐與夫鬼號燹燼天荒地沸之景森森閃閃咸在余目中方刺史之死僮妾女雛無不徇焉可謂烈矣余獨悵其之官後未嘗數相聞問不識當時亦知有敬夫否知而禮之尊其行而聽其言否使刺史以國士遇敬夫敬夫果有以報之否夫以敬夫之特立獨行矯然不欺必可大用於世而使之為楚屈宋為燕荆高為齊田橫為漢田疇天耶人耶余安得不為才難之歎也自寇賊發難以來吾輩一唱酬頃漢南江北已殺人如麻其中安知無才士與

血俱盡而敬夫出九死得一生焉感是以益深詩是以益工余之歎息是以獨至故吾聞吾刺史之死再哭而三痛之比誦敬夫詩乃不禁流連頰仰涕淚欷歔累朝以夕此其故知之者鮮矣刺史余兄弟行交最深也故牽連書以為敬夫詩序以送元白之行更過亮臣為余質之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予初來杭時求士於鄭希道先生先生為予言照玄上人之為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予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於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予從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為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於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於杭之人矣夫詩何為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於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

忽以申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
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於宋於是
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
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為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
為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眾人而不辯其為
玉為石惛惛恹恹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
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
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楮櫝自古以及於今伯樂幾人匠石
幾人耶抱奇才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
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為伯樂匠石也為序其端焉

明文在卷四十五

明文在卷四十六目錄

序

洪武正韻序

宋濂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唐詩品彙序

高棟

說苑序

董其昌

篆書考正辯偽序

方孝孺

太古正音序

宋濂

明文在卷四十六

常熟 薛熙纂
同里 錢瓚訂

序

洪武正韻序

宋 濂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審音者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弦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

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
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
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豪髮弗敢違背
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
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惟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
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
百篇之旨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
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惟區區沈約之
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
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
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
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
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侍制臣王傑修
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

典籍臣孫蕢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爲
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
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
凱凡六膺橐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
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
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
武正韻敕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
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
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
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立立韻之
原往往拘碍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
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
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
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

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胡翰

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一百卷子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詞辨其詞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於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何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有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

以平用而不置廣而不宜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尙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惟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闈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饒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考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其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尙其學追琢褻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

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愔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消人情之泰政治俗尙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唐詩品彙序

高棟

有唐三百年詩眾體備矣故有近體往體長短篇五七言律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晚唐之殊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

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閒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沈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眞率王昌齡之聳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厯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飢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羣玉李頻輩尙能黽勉氣格埒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觀者苟非窮精闡微超

神入化玲瓏透徹之悟則莫能得其門而臻其壺奧也今試以數十百篇之詩隱其姓名以示學者必能識得何者爲王楊盧駱又何者爲沈宋又何者爲陳拾遺又何者爲李杜又何者爲孟爲儲爲二王爲高岑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斯可以言詩矣予夙耽於詩恆欲窺唐人之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壘閒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陟頓進退周旋歷十數年厥中僻蹊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故不自揆竊願偶心前喆探摭羣英芟繁蠲衰成一集以爲學唐詩者之門徑載觀諸家選本詳略不侔英華以類見拘樂府爲題所界是皆略於盛唐而詳於晚唐他如朝英國秀篋中丹陽英靈閒氣極玄又玄詩府詩統三體眾妙等集立意造論各該一端惟近代襄城楊伯謙氏唐音集頗能別體製之始終審音律之正變可謂得唐人之徑路矣然而李杜大家不錄岑劉古調無存張籍王建許渾李商隱律詩載諸正音渤海高適江寧王

昌齡五言稍見遺響每一披讀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繇是遠覽窮搜審詳取捨以一二大家十數名家與夫善鳴者殆將數百校其體裁分體從類隨類定其品目因目別其上下始終正變各立序論以弁其端爰自貞觀至天祐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爲九十卷總題曰唐詩品彙嗚呼唐詩之倡弗傳久矣唐詩之道或時以明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溫柔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說苑序

董其昌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序云淮南之書倣詭超忽世所稱挾風霜飲沆瀣者蓋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網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專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

也述聖一也獻讜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輸子巧於爲舟車而拙於爲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眾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靡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視聽者是爲禪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歸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爲述聖可傳也元成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攬讒吻顧所謂三獨夫者共憂社稷懷忠不効又進說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蓋論昌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爲獻讜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達楊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秘書以黃

篆書考正辯僞序

方孝孺

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譏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徧嘗而學術意見已一變矣昔柳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曾南豐文師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盡信哉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援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爲慢舍難成而爲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反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遺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閒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啓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爲最甚自篆而爲分隸自分隸而爲行草日趨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

字必將駭眩而驚歎而人顧鮮有以知其非者閒有好古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麤詳略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入好而能通其意考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方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眞害正本諸古以正末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御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善俗蒐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曾幾何哉予嘗欲妄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

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未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太古正音序

宋 濂

予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譜求聲滌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予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予旣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予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游抱琴爲予鼓數曲予瞑目而聽之懷焉而秋清益然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砢砢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予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

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予已老耄不可勉矣
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予且曰子之所聞者
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予重有感焉樂
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
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寢久寢
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予之有
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予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
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
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予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
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
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明文在卷四十六

明文在卷四十七目錄

序

素王紀事序

商輅

闕里誌序

李東陽

山東通志序

陸鈇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葛氏族譜序

方孝孺

江氏桂巖集序

楊士奇

楊氏萬木圖序

楊士奇

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
所以為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
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妄庸之歸也幾希矣子
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勸幸相與勉之

闕里誌序

李東陽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
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
九邱之籍至周猶存為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
是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
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志後郡縣始各
自為志則兼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
陬僻壤或不能無况吾孔子以教為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
於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諡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
一縣比也宋元閒族人宗翰輩閒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

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
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覽遐慕欲為一書
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
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使曹君源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
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
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紀事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
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
其法以闕里為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摹先聖
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為世表而譜系明序
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之頒布章牘箋表
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偽惟其所當凡
為卷十有三為目十有四為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國家之尊師
重道度越前古者燦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
有此書闕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

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於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羹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版鋟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修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

山東通志序

陸 欽

山東文獻名區維昔虞韶在齊周禮在魯先王流風善政洋洋乎颯颯乎至於今不衰則固文獻之遺矣夫志以稽事載典彰往詔來於文獻不重且大乎迺曠焉弗修者幾百有餘年嗟乎是直一方之缺耶蓋天下之文獻繫焉何者海岱山川之宗也聖賢人物之望也六經文章之祖也咸在茲土是故志一方而徵諸天下莫

備乎山東矣顧今人輒曰邦舊者易湮文盛者難述又或諉曰志非一時所能就而亦非吾一人責也夫然廢將誰與哉嘉靖壬辰欽視學山東訪前學憲余君子華家得志草十餘卷例繁而載略編亦未就竊嘗欲刪訂嗣成之願奪於校藝未遑焉無何都臺靜庵袁公柱史柏莊方公蒞山東慨茲墜典協謀毅舉欽遂得請迺同於陳君魯南更立名例刻期張局檄高唐判張君寅輩集諸庠彥分類編摩酌繁簡剖疑難補遺正訛而柏莊公按部所至輒采詢故實致之越明年癸巳志成爲卷四十爲類五十有二爲附類凡十於舊所志亦庶幾矣或迺言曰山東遭兵燹之餘文史散佚子之爲是志也曷徵乎予曰禹貢以辨封疆述土貢周官以明規制春秋左氏國語歷代史以考沿革紀盛衰美惡諸子藝文以辨方物陳土風史未嘗亡也曰子之用志勤且博矣抑山東紀載有一於茲乎曰晏謨撰齊地紀李拙撰三齊紀阮敘之記南克虞孝恭記南徐張建章又記渤海唐之河南宋之京東咸列圖經今

其全書雖不盡見而採拾於酈道元之水經注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羅泌之路史祝和父之方輿勝覽與寰宇一統諸志班班可考山東未嘗無載籍也曰然則如斯已乎曰堯墟舜井之跡靈光孔壁之藏大庭空桑爽鳩斟尋之故址嶽鎮瑯琊登封之舊轍海王碣石之奇觀傷麟歌鳳琴臺劒塚之遺墟蓋嘗歷覽周詢得諸東人之口述焉斯不足備志實耶是故古今者跡焉爾矣興廢者文焉爾矣考跡則世故明因文則典章著孔子曰所損益百世可知也故是志也稽往質訓紀事核其實纂言會其精據簡冊者多於耳目搜遐邇者詳於辨證是故以體國經野則矩協以考俗準治則政達以彰淑慝則鑒昭以正名辨物則典究綱陳目舉燦然可徵庶幾備一方之缺云爾迺若紀載窮於日力是非謬於去取言之無文行之弗遠予方負大懼焉所謂繫天下之文獻云者予豈敢哉予豈敢哉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為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為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為名人之子孫難也為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為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烝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為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為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為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為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滄夫以直道正學為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為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為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子遊因以序為屬

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清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子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廢竄歿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焰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為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嫌其為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為小人而不思為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為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葛氏族譜序

方孝孺

台之屬邑五其俗各殊地大物眾者則機辯輕捷而過於華僻在險隘者則椎魯儉固而近於陋寧邑居郡之東北與會稽四明相銜而為往來之衝有山溪竹木之美稻麥魚鹽之饒故其大家多優裕和雅喜學而好文其小民力業寡求鮮爭而罕訟其俗最為得文質之中然東西兩際巨海異時番檣賈舶駢集競湊之所染習異俗人居其間或失其常惟縣之北鄉風氣奧密視諸邑為最善北鄉有聚落曰泉水山秀而川迴土地沃衍岡阜綿亘有若環焉者葛氏世居之葛氏之先在宋初自東陽仁壽鄉之葛嶺來遷當端平咸淳之際讀書取科第得官者數人然官止丞尉不大顯而諱午炎字南仲者篤志為善有惠及人厥後子孫日眾多蓄財積粟以給鄉閭之求者相望屋之椽角相交田之疆畝相錯延袤數里皆葛氏之族其地至於不能容則分而出居於外故其仕者厚重遜讓訥於言而敏於事其隱伏耕作者咸知自遠於法而保

其家故其俗視縣爲尤美今十五世矣諸孫之文者養心以爲族
既大而不復輯之則異日或至不相親也謀於諸父昆弟輯其枝
派分別名字年壽卒葬之詳爲書徵予爲之序天下之俗不能自
成由乎一國之俗國俗之所興由乎一鄉之俗鄉俗之所起由乎
一族之俗苟非有君子長者出乎其類而表率之何以保其室家
而昌其後哉予嘗觀世之名族子孫相傳閱數百載而不墜者其
祖必有盛德餘善以爲之基而又能防範扶植以維持其變是以
薰涵漸漬以成其風俗及俗之既成耳目之際皆足以化其心固
能不奪於世故而有以守其遺業苟無德以培其本無法以貽於
後人雖以天下之大而猶懼其弗能保而況於家族乎葛氏之先
基以奕世之善而養心復爲之譜以圖睦其族人此其爲宗族計
也不亦遠哉自茲而往將見俗益淳傳益盛非特若今而已也予
亦有意於斯事每謂非譜無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
譜竊嘗折衷古道之宜於今者欲與族人行之德不敏而力不逮

蓋久而未之試也養心昆弟多才而有志能不慨然於此乎審能
因是譜而行古之道則古之俗復見於世而吾之族亦有所效矣
蓋事或患於有志而勢不獲爲或勢可以爲而患於用非其道然
則於葛氏譜也其能無所感也夫其能無所望也夫

江氏桂巖集序

楊士奇

襄府紀善三衢江秉心錄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
附以當時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爲一鉅冊名桂巖集桂巖江
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予序予受而閱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
氏世有聞人瑕邱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
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間民表以正言直道動
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焜耀簡冊而
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
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蓋吾有感於其先矣錢
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

足又益取於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厲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爲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厚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爲永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沈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爲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驩爲孟嘗折券書尹鐸爲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捐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予同事仁宗皇帝於春宮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爲紀善江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

楊氏萬木圖序

楊士奇

萬木圖者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勉仁昭其大父達卿先生之德示其後之人也先生有孝行於爲善施義汲汲焉然不喜以施名以爲受人之施者恆有愧恥爲辱之心而不自慊也夫施於人而使其心愧恥爲辱而不自慊猶不施也必使受吾之施者如其所當得如無與於吾而即乎其心之安庶幾可也元之季世兵戈饑饉民困窮凍餒無食至相食以苟活雖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卹所在皆然時先生藏穀甚富將發廩賑之指某山號於眾曰有能相吾力樹木者乎樹一木予穀若干願相吾力者先予穀於是爭願出力來請穀既悉飯之乃如所言願樹木多寡予之穀不籍識其姓名卒亦不視其功而所活不可勝記矣先生之樂施何其忠厚委曲而周備歟居數歲木鬱然崇茂悉中於材先生指以戒其子若孫曰不自意今之盛如此也其毋苟自爲利將有爲學宮爲釋老之宮爲橋梁及津渡之舟而需材者給之

有貧欲爲居室沒欲爲棺而不得材者給之毋苟自利也於是所
施利益多矣時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聞而高之命工作萬木圖
表之搢紳君子多爲文若詩紀之詠之旣皆失於兵而其子若孫
佩服訓誡至於今不違然欲其後世皆佩服不違此圖所以繼作
也嗚呼始先生知施穀而已知求受施者卽乎其心之安而已豈
計樹之木後當何如哉而受施者必盡力焉不可以苟蓋天理之
在人心有不能已也先生所存若此惜乎其僅施於衰亂艱虞之
際缺畝之間而徒布衣以終其身也不然使遇治平之時得一命
爲所欲爲所施利不其博哉如其後之人能世承其訓推廣是心
而行之不已焉其於施利固又博也是用告諸其來者

明文在卷四十七

明文在卷四十八目錄

成仁遺藁序	舒芬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宋遺民錄序	程敏政
致身錄序	陳繼儒
忠節錄序	焦竑
上虞孝女朱娥紀事序	

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魏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耶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於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耶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其擯之於宋而今日交薦之於元何耶是亡宋者

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於宰相也哉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文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四句凡二百首分為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歎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彼侵我而有待於天勝人我靖彼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略見矣而俗本或混之今皆復其初焉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飛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削永初之意也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睢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焉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

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俗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頸受刃之際而後決此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般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予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汙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繫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而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集杜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而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下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嶽之所以長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常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爲是詩有讀而不

盡傷者予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嘗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概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予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廷佩欲鉞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廷佩又嘗承其父志脩祠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宋遺民錄序

程敏政

予嘗讀宋王鼎翁謝皋羽唐玉潛三子者之事而悲之且各不載於史而其平生著述兵燹以來又多淪喪獨倡和稱述之間見於諸家別集中者猶可考也齋居之暇因哀輯以傳而附以其一時意氣相與之人爲十二卷題曰宋遺民錄序而藏之曰嗚呼甚哉宋待士之厚而獲士之報如此也江南北矣帝子臣矣勤王捍難之卿相擄且死矣而三子者皆布衣爲文丞相客初未始都高爵享厚祿也乃獨拳拳思宋之不置或欲死其主於方生以成其名或欲生其主於旣死以暴其志或欲存其廟食於旣亡續其王氣

於已斷以求盡此心而不負其主天理民彝藉之以不泯焉夫然後知宋貽謀之善而士厚報之可以爲有天下國家者鑒矣吾嘗見前代亡國之君暴虐備至其臣有駢首就戮甘九死而不悔初未始繫於國之貽謀焉者誠以君臣之義截然有定而秉彝好德之良心不容已也然亦有以其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委而與人以偷生苟活倖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爲得計者雖本諸其人之知愚賢不肖而國之貽謀亦容有未盡耳此秦隋之君一經敗亂卽不可復救而靖康之末忠臣義士死者接踵又相與維持立國至於百五十年之久國亡主執而猶有如文丞相者挺然以其綱常之身百折不屈就死如歸以明大義於天下後世而三子者之志於是誠可悲矣至今言者每以其名不載史爲恨然予嘗竊觀三子者之事而得其心矣方其運去物改之後徬徨徒倚於殘山剩水閒孤憤激烈悲鳴長號若無所容其身者苟可容身就白刃以不辭環而視之非不自知其身滄海之一粟也而綱常繫之誠

有見於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然跡其平生則亦將求以不負此心而已固非若世之淺丈夫建尺寸之功必待銘之鼎彝刻之琬琰而後名可永也由是觀之夫三子者豈以史之載不載爲加損者哉區區孤陋每撫拾其殘編斷簡而伏讀之其言勁如風霆燁如日星而黍離麥秀之感溢於言意之表殊使人不能終篇固已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如見其人於九京凜有生氣欲從之游而不可得也矧夫一時相與者又皆慷慨悲歌之士或倡和焉或稱述焉皆足以起人心之忠義振末世之委靡百代之下讀其文想其人將必有任天理民彝之責於一身而與之冥契神交於百代之上者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鑒於此哉

致身錄序

陳繼儒

儒向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史仲彬致身錄而

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
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繇水關御溝出薄莫會於神樂觀之西房
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揚應
能編脩程渝稱比邱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
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淮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
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
生時稱稽山主人稱嵯道人編脩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
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武牛景先稱東
吳樵時稱東吳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運梁田玉梁良玉
梁仲節王資劉仲鄭洽何洲各徐散四方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
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
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適聞成祖追彬勅
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於滇南於重慶於白龍山於浪
穹之深林於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

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於市或結草廬以待
帝或懷糗脯以饗帝或紉衣補履以獻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
離號號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
重耳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
五百人皆自到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爲千古之屈倘史公致
身錄不存卽諸君子亦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君生不望
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
人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渝誓九死
而不辭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剛鬣屠滅之慘視黃練
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成祖遣尙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
張三峯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
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爲
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
史氏以家藏祕本合於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

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
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於天下萬世也致身
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成祖亦且并白殺姪之名其
關係一代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序其錄而傳之

忠節錄序

焦竑

嘗考遜國諸臣仗節死義與藏名遠舉者至不可勝數蓋自天地
剖判以來所未嘗有也然世無敢頌言其忠者迨今上登極詔下
大京兆始仰承德意建祠治城錄其尤著者百十有八人春秋祀
之旌羣哲之義烈化兆人之奸膽脩二百年之軼事挽千萬世之
頽風嗚呼盛矣但事舉一時不無闕略少宰李公廷機少宗伯葉
公向高增入若干人頃大鴻臚張公朝瑞以舊京兆攝府事顧瞻
祠宇慨然興歎謂當時事蹟散見他書者尙多有之乃芟繁剔僞
合爲一編復增入者若干人於是幽潛悉著祀典大備而知公之
摩世厲鈍者意深遠矣以予夙奉周旋感激名義乃出以眎之而

并屬爲序予竊惟高皇帝翦除兇殘鴻業未固必得大聖人繼起
乃能定之微獨國朝爲然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
第令如盈如建成如德昭者當之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
天之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人揚蹇
爭攀龍鳳之馭絕跡羊豕之羣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泰哉顧二
心鮮媿百羣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不振究其貴富熏心
廉恥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光沈於淵周武興而夷齊
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
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
相成哉予鄉陳諒之弘治中爲武選司得諸臣事於故牘中詮次
爲集家世寢遠書以不存予嘗恨之近得十數家又詳略殊方舛
誤錯出得公一加勘定勒爲不刊自是忠魂揭於日月烈氣長爲
風雷足令括囊全軀懷姦嫉善者誦其言論其世卽幸逃於指視
寧無忤於衾影然則世之回其頑鄙勉爲忠孝者未必非此書之

力也公博雅好古遇事成書嘗輯貢舉考南國賢書孔門傳道集
皆有裨風教而此編爲尤著云

上虞孝女朱娥紀事序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祀乃
以夫人諡夫有君子而後爲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神
不以女卑不以夫人尊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天妃某夫人者
云本閩中處女死爲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
者豈帝之配耶處女死爲神稱夫人謬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
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
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
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難當時里人爲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
虞太寧也政和三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泳重修之記之
者新定江公亮也今祠宇碑碣毀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
故處往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爲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

嘗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吾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會稽
朱娥廟旣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祔食雖娥之神無
閒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爲重祔食爲輕而吾長老子弟
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爲非專祠於吾境者不可也且舊廟實作
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娥者尤邑人之憾也
故吾黨之士咸追紀其事而求予序之將持以爲有司告庶幾有
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
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一日也朱娥之死二百年人猶思
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懇懇以爲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
二三十年之後而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
之寧不奮然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
未得封諡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
者猶不得也今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代之
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以識吾昔

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明文在卷四十八

